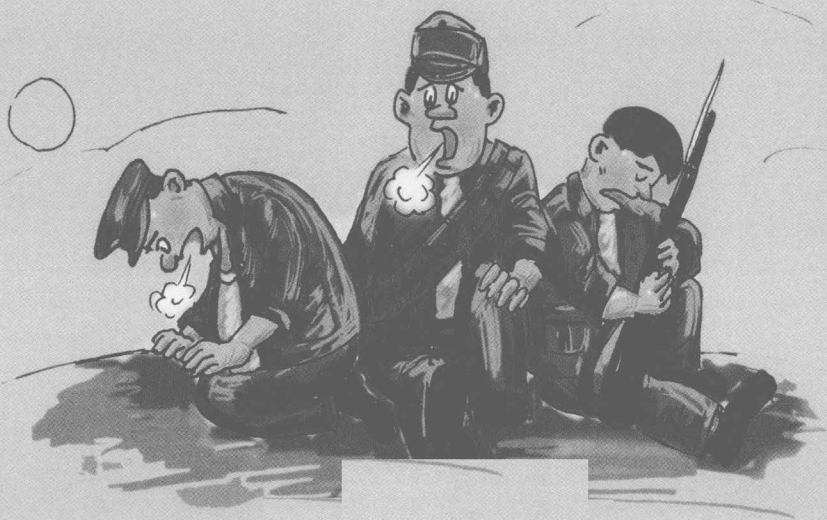




· 最受农民喜爱的故事家丛书 ·

一个团长 两个兵

尹全生 著



· 最受农民喜爱的故事家丛书 ·

一个团长 两个兵

尹全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团长两个兵/尹全生著. 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

(最受农民喜爱的故事家丛书)

ISBN 978-7-5617-6794-8

I. 一… II. 尹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42031号

一个团长两个兵

尹全生 著

策划组稿
统 筹
策划编辑
文字编辑
执行编辑
装帧设计

滕 刚 刘光全
李 梅
王 海
严小敏
刘 婧
李彦生

出版发行
社 址
电话总机
客服电话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
021-62450163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021-62572105
021-62865537 (兼传真)

门市 (邮购) 电话

021-62869887

门市地址

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
网 址

www.ecnupress.com.cn

印 刷

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地 址

三河市杨庄镇杨庄村

开 本

890×1240mm 32开

印 张

9

字 数

195千字

版 次

2009年4月第一版

印 次

2009年4月第一次

印 数

1-8000 册

书 号

ISBN 978-7-5617-6794-8/I · 535

定 价

16.50 元

出 版 人

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问题,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 联系)

第一辑

这头奶牛有点儿邪

- 舔血的狼/2
- 老中医的眼力/10
- 兵临山下/18
- 要命的药丸/7
- 一手绝活/14
- 这头奶牛有点儿邪/21

第二辑

给人性一个答案

- 白虎岭的神/42
- 阳光疗法/52
- 千里姻缘刀片牵/60
- 给人性一个答案/67
- 偷皮鞋的贼/48
- 公审邮箱记/56
- 冯记月饼/63

第三辑

通往阴间的电话

- 这个赌局有点怪/90
- 一只碗的故事/96
- 千年金钗/124
- 通往阴间的电话/93
- 人不地道鬼吹灯/100

第四辑

伸出坟墓的人脚

- 钓鳖大王/144
- 以酒制酒/152
- 捕大雁/171
- 匿名电话/147
- 伸出坟墓的人脚/155
- 一个团长两个兵/186

CONTENTS
目
录

第五辑

猜猜我是谁

- 说大话/192
- 乖乖的鸭子/197
- 寻人奇事/205
- 猜猜我是谁/194
- 新年礼物/202

第六辑

来自地狱的申诉

- 破译脑电图/222
- “特快专递”/228
- 来自地狱的申诉/260
- 老同学的“免死牌”/224
- 一路阴风/241

• 一个团长两个兵 •

第一辑

—— 这头奶牛有点儿邪 ——

舔血的狼

某科研所需要一只狼作解剖研究，得到政府主管部门同意后，委托靠山屯村民代为捕猎。用于解剖研究的狼，皮毛、内脏都不能受到伤害，因此，捕猎不能使用夹子和猎枪，猎狼并非易事。

由于政府禁猎，多年没有机会与狼过招的老冯头手痒痒，接下了这桩子事。

年近六十的老冯头早年以打猎为生，有猎狼绝技在身。这次，他的猎狼用具非刀非枪，而是一个紫红色的“玉米棒子”。这种“玉米棒子”是用沾了兔血的三棱刮刀制成的。隆冬季节，位于松花江流域的靠山屯滴水成冰。老冯头将三棱刮刀沾上兔血放到室外，兔血转眼冻住；然后将三棱刮刀再次沾血、冰冻……如此反复多次，刀刃被兔血严严实实地包了起来，三棱刮刀就变成了一个紫红色的“玉米棒子”。

就在老冯头准备出猎时，他侄子找上门来了。侄子住在几十里外的县城城郊，平时又很少往来，在这天寒地冻、大雪封山的时候，他找上门来干什么？寒暄过后，侄子道出了此行的目的：“我的一个邻居胳膊受了外伤，不但伤及骨头，而且伤口已经开始溃烂，想从大伯您这里弄些药治一治。”

老冯头不但曾是这一带最有名的猎人，而且又是一个用偏方治疗红伤的高手，在方圆百里负有盛名。他问侄子：“你邻居身有红伤，怎么不到县城医院治疗，反舍近求远到我这里来寻药？”

侄子说：“您是治疗红伤的高手，经您治的伤不但愈合快，又没有后遗症。县城医院哪有您这般能耐？”

老冯头端详着侄子的神色，又问：“你那邻居伤在胳膊上，为什么自己不来一趟？”

侄子“霍霍霍”地挠了一阵头皮，说这一路不但要挤长途汽车，还要走近十里冰雪路：“我那邻居哪经得起这般折腾？”

老冯头盯着侄子的脸说：“治疗红伤的偏方倒是不缺。不过，红伤又分跌打损伤、刀斧砍伤等许多种，疗法各不相同。我不知道你那邻居属于哪种红伤，如何给他出方下药？”

侄子支吾再三，最后才说邻居受的是枪伤，并解释道：“我们那里民兵进行实弹射击训练，我那邻居违反禁令，擅入靶场，结果被流弹所伤。”

老冯头站起身说：“既然是这样，你这就带我去看看你那邻居的伤情，以便对症下药。”

侄子却又晃脑袋又摆手：“您这么大年纪了，哪能劳您大驾。还是请您现在给出个偏方，我带回去得了。”

老冯头说不面见患者，起码也要知道对方受伤的准确时间、生辰年月、体格相貌等，否则难以对症下药。侄子只好按老冯头要求一道来。

这时候，老冯头脸上露出了若有似无的笑意，说：“那我就告诉你一个有奇效的偏方——狼血泡墙头纸涂抹伤口。”

所谓墙头纸，就是贴在墙壁上的纸，这玩艺儿有的是。但狼血到什么地方去找？侄子犯愁了。老冯头便让他陪自己去猎狼。

叔侄二人结伴走进了白雪皑皑的山林。老冯头选好捕猎地点后，先将“玉米棒子”头朝上插进雪地里，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军用水壶，

将壶中的水浇在“玉米棒子”旁边；转眼工夫，“玉米棒子”就被牢牢冻在雪地上了。之后，叔侄二人到下风头，选地方隐蔽起来，等待饿狼上钩。飘落的雪花，很快将他们的脚印覆盖了。

由于前些年人们滥捕滥杀，山林中的野狼数量已经不多了。但隆冬季节，大雪封山，断了食物来源的饿狼总会四出觅食的。

左等右等，密林深处终于出现了一只狼。狼的嗅觉敏锐，它寻寻觅觅，循着血腥味找到了“玉米棒子”。

那只狼好像十分饥饿，它最先企图将“玉米棒子”叼走，努力失败后，就开始迫不及待地用舌头舔“玉米棒子”，一双眼却在滴溜溜四处张望，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动静。

被舔化的兔血散发出强烈的血腥味儿，饿狼越舔越快，越舔越有力，三棱刮刀渐渐露出了锋利的刀刃。但狼并没有停止舔食。

侄子感到奇怪，悄声问老冯头：“狼的舌头已经舔到刀刃了，它怎么还在舔？”

老冯头告诉他，狼的眼睛只顾观察四周动静，并没发现已经舔到了刀刃；三棱刮刀的槽很深，虽然刀刃已经露了出来，但刀槽内还遗留着不少兔血。“不过，就是看到了刀刃，它也不会停止，一定要把刀槽中的余血舔净。”

侄子又问：“它这样舔余血，不怕割伤了舌头？”

老冯头说：血腥对于饿狼，类似于毒品对于“瘾君子”。当“瘾君子”毒瘾发作、好不容易得到毒品吸食时，就是掉脑袋也不会放弃吸食。“狼嗜血成性，眼下，它已经到了‘瘾君子’那般不顾一切的地步，把不住自己的舌头了。”

远远看去，狼迅速抽动的舌头流血不止，而它仍然没有停止舔食。

侄子忍不住又问：“那家伙难道不感到疼？”

老冯头说：“狼本性贪婪，正舔到兴头上；它被血腥味勾去了魂，已经感觉不到疼了。我就是摸准了狼的本性，才琢磨出这一猎狼招数的。”

侄子算是开眼了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真是怪事——舌头流血不止，它竟不感到疼！”

“就是感到疼它也不会停止舔血的。”老冯头举例道，“这就如同世上一些贪利忘义的人，为贪小利连死活都不顾，弄不好就把自己的小命也陪进去了！”

这时候的狼，舔的已经是自己的血了；它舌头上淌出的血越来越多，而舌头抽动的速度也越来越快，因此淌出的血就更多……最终，那只贪婪的饿狼竟腿一软瘫倒在地上——它已经失血过多，连站立的能力都没有了！

这时，老冯头笑哈哈地从隐身地站了起来，要侄子一起去捡冻成冰块的血。而侄子这时却两眼发直，看着远处垂死的狼发呆，口中喃喃自语道：“贪心的狼啊，为贪几口血，反把自己的小命陪进去了……”

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，他的额头上居然沁出了一层汗珠。

叔侄二人返回村子时，老冯头指着迎面墙壁上张贴的一张纸，对侄子说：“去把那张墙头纸撕下来包狼血，这样你需要的偏方就配全了。”

墙壁上张贴的那张纸，是一张带有照片的“通缉令”，贴上墙有一周了。十天前，两个歹徒持枪抢劫县城城郊一银行，行凶杀人后正要携款逃离，警察赶到了现场。当一个歹徒开枪与警察对峙时，另一个胳膊中枪的歹徒却乘机携巨款潜逃。警察封锁了进出该县的通道，潜逃的歹徒很可能就在该县境内藏匿，因此四处张贴告示通缉。



被舔化的兔血散发出强烈的血腥味儿，饿狼越舔越快，越舔越有力，三棱刮刀渐渐露出了锋利的刀刃。但狼并没有停止舔食。

看到这张“通缉令”，侄子的冷汗又从脑门上沁出来了，愣了半天后才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大伯，您的用意我明白了……我，我这就报案去！”他丢掉冻成冰块的狼血，撒腿向县城方向跑去。

原来，那歹徒与侄子曾有交往，案发后走投无路，便以瓜分那笔抢劫的巨款为诱饵，藏在侄子家里。侄子此行的目的，就是为那伤口开始溃烂的“邻居”求药的。

要命的药丸

方圆百里的云雾山深处，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山洞，叫“蝙蝠洞”，洞底有个深潭。这些年，人们传说深潭里的水用场大了，凡是不可救药的皮肤顽症，在其中浸泡几次即可康复！

云雾山入口处有个旅馆，这天有六个人住进了同一个房间。这六个人都是多方求医无效的皮肤病患者，身份分别是：学者、歌星、官员、商人、工人、农民。

天南海北聚到一起算是缘分，又都是五十岁上下、同病相怜的病友，大家都很友好也很大方，相识这天的晚饭由商人和歌星主动请客；第二天动身去目的地，早饭由学者、官员、工人主动出钱。这样一来，一贯花钱扣门的农民就觉着自己不够意思了。

进了山门有摆地摊卖中草药的，价格很贱，大家各自挑选自己需要的灵芝、天麻之类。农民囊中羞涩又一贯视钱如命，不买，站在一旁等候。这时有一个道士打扮的人，向农民兜售解蝙蝠毒的药丸：“看样子你们是到蝙蝠洞的吧？——那洞中的蝙蝠有剧毒，人

一旦被咬后马上胸闷气喘，过两个时辰必死！”他又说那蝙蝠一般是不咬人的，防个万一；自己的药丸是唯一的解药，服药后随即跳进深潭，潜到水底数到九九八十一下时浮出水面，不但剧毒顿解，皮肤病也即根除。

农民料定“道士”是江湖骗子，本是不想掏腰包的，但一个药丸才一块钱，想到欠着大家一份情，就买了五颗准备送给大家，礼轻情意重，讨大家个好感。

购药完毕上路，农民就取出药丸相送，结果谁也不要，谁都说农民不该眼睁睁地上当。学者说世上不可能有咬人致死的蝙蝠，分明是欺骗钱财的。歌星说那“道士”骗人的伎俩太一般，只能糊弄少见识的乡下人。商人说农民这被小宰一刀、放一滩血是正常现象，眼下世上就是你骗我我坑你。官员说农民的用心可以理解，但效果适得其反，并总结道：“由此可以说明一个道理：人之所以穷，就是因为钱花不到点子上。”他断定农民有了钱，不是盖房子就是娶媳妇，“如果有了钱用来拉关系，你绝对不是现在这个寒酸样子！”

工人见农民怪尴尬怪凄惨的，让他还是把药丸装身上，安慰道：“世上的事不可全信，也不可不信，药丸装身上说不定还有用。”

农民还有一颗日常治病的药丸，同所购的五颗几乎一模一样，只是稍大一些。农民将六颗药丸包在一起，很沮丧地随大家赶路。

中午过后赶到蝙蝠洞，大家打起手电朝洞底进发。好深的洞，又黑，跌跌撞撞地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见到潭。电筒在洞中像个蛋黄，照不到水面有多大，也照不出水有多深。大家便捡石头乱扔，“投石探路”，没料到乱扔的石头惊起了一群蝙蝠，“哗哗哗”飞将过来；手电光里，那蝙蝠一个个比展开的纸扇还大，鼠一般怪叫着向人俯冲。

商人先号叫一声，说被蝙蝠咬了，接着大家都叫唤被蝙蝠咬了！

蝙蝠飞走以后，大家还在慌张时，就都感到了胸闷、呼吸发紧——怎么会突然胸闷、呼吸发紧呢？大家这才想到了“道士”的话，顿时都出了一身冷汗；与此同时人人想到了农民买的药丸，乱杂杂惊呼：“快拿药丸出来！”

五颗药丸说过是送给大家一人一颗的，说话要算数。可是眼下六个人，该谁不吃？农民没了主张，捂紧衣袋说大家先形成个意见再分药丸。在目前的情况下，农民的话可以说是最有分量的。

官员说应考虑职务级别高低，商人说应考虑财富多少，歌星说要考虑名声和影响，学者说要考虑知识和贡献，工人说要考虑家庭困难……几个人吵吵嚷嚷议论好一阵，基本形成了一致意见：药丸是农民大哥买的，理应吃一颗；剩下的四颗谁死了对社会损失重大谁吃。

官员抢先发言：“人固有一死，死活无所谓。不过我为政一方，一旦遭遇不幸，一方黎民就无依靠了呀！”

商人说：“我是几千万资产的企业主、法人代表，要是死了……”

学者说自己正在进行一项重要研究，关乎国计民生；歌星称自己是千百万歌迷的精神支柱；工人说工班的活还等着自己回去干……

很明显，工人该死。可是农民对工人有好感，就一票否决了多数人的意见，说这样分配不合理，不往外掏药丸。

人人都感到自己的胸闷在加剧，呼吸越发紧，冷汗就流得急了。

官员牙齿开始打战：“你给我一颗药丸，我日后可以免费给你全家解决城市户口，批一套住房，负责安排工作……”

商人几乎是在喊：“你开个价，一颗药丸十万还是二十万！”

歌星保证随商人出价；学者发誓培养、推荐农民的儿子上大学；工人许诺说日后将亲手为农民制作几个凳子……

可农民还是不表态。

官员急了，对农民吼道：“人命关天，这样耽误下去后果由你负！”

商人对农民喝道：“你再不拿药丸出来别怪我动手抢了！”

农民顿时改变了态度，说：“也罢也罢——药丸我不吃了，你们一人一颗！”他掏出五颗药丸，让每人都打开电筒来挑，同时对工人说：“本不该有你的份，你就最后拿吧！”

——其实，农民并不是舍己救人的英雄，他已躲着众人先偷偷吞了一颗，而将“稍大”的那颗混在其他四颗药丸中，凑够了五颗的数。

大家吞了药丸都迫不及待地扑进潭里，潜到水底数数……

后来商人淹死在潭里——他抢先抓去的药丸最大。

老中医的眼力

老何退休后，一个偶然的机缘认识了老江，两人渐渐成了关系密切的棋友。只要不是雨雪天气，每天下午他们都要来到汉江边，选石桌凳坐下，品茶对弈。一天两人对弈时来了个观棋的中年看客。看客不懂“观棋多语非君子”的道理，指指点点、品头论足。老何感到讨厌，指责看客多嘴。看客不觉理亏，面红耳赤的就要发作时却被老江岔开：“同志，你近来是否感到身体不适？”

看客见老江并无恶意，摇头道：“我身体好好的，没什么不适。”

老江端详了看客的舌头后又说：“你肠胃有疾，速到医院检查诊

治为好。”

看客疑心老江的目的是支开自己，知趣地走开了。两位老先生又下了一盘棋，然后双双踏暮色而归。

途中，他们见到有人倒在地上，捧着肚子呼爹叫娘。走近去看，正是那位看客。围观者有好心人，将看客送到了就近医院。过后得知，那汉子得的是胃穿孔出血，因手术及时脱离了危险。老何这就觉得奇怪了，问老江为何事先就看出那看客肠胃有疾。老江起初笑而不答，后经不住老何纠缠，只得说道：“世人体内有疾，都有表相。我望其舌色气色，闻其语气呼吸，胡乱判断，瞎猫碰见个死老鼠罢了。”

真正让老何对老江刮目相看的事，发生在半月后的一天。当时两人照例在江边下棋，老江说：“老何，我估计你肾脏有疾，抽时间到医院查查吧。”

老何年近七十，但身体健康，常自吹“我是七十岁的人，三十岁的心脏”。他对老江的话将信将疑，第二天还是去了医院。这一检查还真查出了肾结石！不过结石刚刚形成，人尚未有不良感觉。老何对老江佩服得五体投地，问他退休前是哪方名医。老江则含笑否认：

“我一生虚度，哪敢称医！”

老江的身世凡阳县城无人知晓。他祖上世代行医，名气很大。其父医术更是精湛，解放前曾被迫当过国民党一战区司令的私人医生，

“反右”时因此受到迫害，含冤而死。临死前嘱咐老江：从此不要行医。老江自幼受中医世家环境熏陶，酷爱医道，当时已经从中医学院毕业。他遵从父亲遗嘱弃医从药，当了几十年的药剂师。尽管老江从没中断过对祖国医学的研究，饱读中医论著，但从不给人诊病。退休后跟随女儿生活，来到凡阳县城颐养天年。

老江越是否认，老何越是觉得老江高深渊博。一天，他引着自己的宝贝孙子来到老江面前。老何孙子从财经学院毕业后回到本县，在一企业任职。没想到市组织人事部门来县城考察干部，认为老何孙子符合破格提拔条件，一纸调令将其调到市财政局任办公室主任！孙子飞黄腾达，光宗耀祖，老何自然乐不可支，却又对即将远去赴任的孙子担心，就带来给老江瞧瞧，为的是一旦有潜在疾患好趁早医治。

老江碍于情面，不好推托，只得从命。中医诊病，少不了“望闻问切”。望就是看行色，闻就是听声音，问就是访病情，切就是诊六脉。而老江对老何孙子的“望闻问切”却能省则省，油不沾盐不沾地闲聊了一阵，便称其“眼下尚无疾患”。老何却纠缠不放：“你原来说过：世人吃五谷杂粮，没有无病之人，症候显现有先有后、有轻有重罢了。你再仔细瞧瞧，看我孙子有没有潜在的……”

老江便在老何孙子脸上抚摸，当食指经过下巴时，稍微停顿并有旋转的动作。而后瞋目道：“天地阴阳，风寒暑热。各因其人体气以受病，各因其地时气以致疾。人生一小天地，日月之食难免，但只要本体强健，日损月缺转瞬便可复明。”

这话听得老何一头雾水，不好再勉强老江了。

老何孙子赴任后仕途得意，两年后就升任副局长，传言再过三年便可接任局长。就在这时，老何孙子得了个不大不小的病：下巴上长了个良性瘤子！到医院治疗时，西医动手术割了瘤子。不料被割去瘤子的地方，不久又长出了瘤子！如此割了长长了割，天南海北跑了不少大医院，骨头也刮了一层又一层，不但没有根治，反而造成骨坏死，孙子张嘴吃饭都很困难了。人到了这份上，不能吃喝，不能讲话，整日求医住院，怎么再当领导？偏偏就在这时遇到民主测评干部，老何孙子被从副局长的位置上撸了下来；偏偏就在这时遇到精简